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六十二

咸豐十年庚申八月壬戌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泰  
竊嘆夷吧嘎噶噶妥嗎等於二十九日來遞業經附片奏  
聞在案嗣經鄂派出隨帶各員接晤該春據稱所有隊伍均駐河  
西揚不敵前進所求各款須面見

欽差方能陳說鄂思吧嘎噶等職分較卑本不應驟與接見惟事  
務至緊亟應面為開導冀有轉機當即前往東嶽廟公所  
與吧嘎噶噶妥嗎接晤除咸豐八年原定條約定無更改  
外據該夷呈出在天津時與桂良等議定續增條約八款  
鄂等逐件駁詰該夷言尚馴順且查此八件內惟天津通

商一欵極有關係第係桂良等在天津業經允許之條此時難於翻悔等語反覆籌商洵如

聖諭可許則許不敢拘於成例以請

旨往返稽延時日轉致該夷疑慮當即給與照會俟頓喇哈到通即行蓋印畫押再行進京換約其所帶隊伍悉駐張家灣以南五里外不許再進一寸此件照會即係吧嘎禮等所擬言詞尚為通順因即繕給至哪夷尚未前來據吧嘎禮言稱伊兩國所求大致相同諒不至遇有疑難致煩駁駁查此次夷人忽欲捨津赴通督帶隊伍前來實屬兇狡等語等語次給與照會推誠開導其隊伍不復前進併於天津

續增條款外。並未別有要求。雖等與該吏自二十九日  
申刻。及履辯論。至本日丑刻方散。而事機尚為順種。此皆  
仰仗

皇上德威。使該吏得以早就範圍。應將辦理大概情形。先由六百  
里加緊馳奏。仰慰

宸懷。並將給與該吏照會。照錄恭呈

御覽。

硃批。知道了。

諭內閣。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著授為欽差大臣。便宜行事。  
辦理條款章程。

給英咭喇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今日貴大臣派委參贊大臣噶吧到通。將貴大臣所有必要各節層層轉達。本王大臣等無所不知。所云在通面議之間。彼此交閱各國。

上諭等件。持為憑信一節。此實無不可。又據代問。此次定和以後。何可保其永不能失議。本王大臣之權。非別位議和。大臣可比。所以可保之原委。是本國永不失信。又問貴大臣來通。能否盡照前在天津與桂中堂等交閱條款。定約畫押後。將戊午年所定原約。連京互換一節。此本王大臣等亦允必行。惟本王大臣等以上各節。無不應允。務望貴大

臣必以進通隨帶護衛弁兵。可以不動大軍。約照一千軍之數為便。其餘大兵。則營亦當不抵張家灣。總於該鎮。進南五里以外之地。駐劄。續約一得。蓋印畫押。貴軍一兵不准寸進。早日退軍為荷。為此照會。

甯古塔副都統德楞額等奏。探得夷船駛入海口。撲擾津城。努等現辦山東軍務。雖在江北喫緊之際。然較之津通一帶。輕重懸殊。努德楞額病雖未見大痊。尚能支持督兵。現商令努哈勒洪阿。暫駐韓莊大營。努德楞額分帶一半兵勇計千名。星馳赴通。聽候調遣。伏候

訓示遵行。

諭軍機大臣等○德楞額奏○請分兵赴通助勦等語○夷人占踞津城○並通州一帶防務喫緊○自應厚集兵力○以資攻勦○既據德楞額奏請赴通助勦○即着統帶兵勇一千名○馳赴通州軍營○聽候僧格林沁調遣○

又

諭德楞額等奏○自請帶兵赴通等語○據稱探得夷船駛入海口○現在山東軍務○雖當江北喫緊之際○較之津通輕重懸殊○尚令哈勒洪阿○暫駐韓莊○德楞額分帶兵勇一千名○星馳赴通○聽候調遣○山東韓莊一帶防務稍鬆○已諭令德楞額○准其帶兵赴通○俟該副都統到時○着僧格林沁等體察情形○如大營可無須此項

馬隊。即令德標頭七劉附近通州一帶。或繞截該夷前途。或抄擊該夷後路。由該大臣等自行酌量調派可也。正在寄諭間。據戴垣等奏到夷情就範一摺。據稱戴垣等在通。已與吧項禮噉。喊嗎接晤。言尚馴順。呈出在津時與桂良等議定續增條約八款。惟天津通商一款。極有關繫。第桂良等業經允許。難於翻悔。當即給與照會。俟喇嘛全到通。即行蓋印畫押。再行進京換約。其所帶隊伍。悉駐張家灣以南五里外。不許再進一寸。該大臣等。現既准喇嘛抵通。其照會內有隨帶弁兵約照一千之數。其餘劉臺。總在張家灣以南五里之外等語。著僧格林沁仍嚴兵以待。於喇嘛全來通時。除約千兵以外。如有任意續來。仍應摺



阻該夷首等說謊異常。頓首既隨帶弁兵千數來通。將朱噶首  
定議時。所帶弁兵亦必照此數目。總須嚴密偵防。恐其人數眾  
多。一發難制。尤恐吧嘎禮等說為馴順。中仍巨測。該大臣等諒  
必能籌畫精詳。萬無一失也。

癸亥。

欽差大臣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奏竊等。接准軍機大臣  
密寄。七月二十九日奉

上諭。吧嘎禮。噶咬嗎。係該夷謀主。聞明常亦暗隨在內。即着將各  
該夷。及隨從人等。羈留在通。毋令折回。若不能羈禁。吧嘎禮等  
全其全數。回河西務。亦無不可。所請索要現銀。及帶兵進城。萬

不能允等因。欽此。旋即接到。

批發等具奏。給與吧噶禮照會摺件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查此次吧噶禮等所請各條。極有關繫。等因。

該夷正在長驅直入。事勢緊急。不得已再給與照會。既經。

欽奉寄。

諭索要現銀。及帶兵進城。萬不能允。等語。何敢違與畫押。該夷公  
使。頓囑。等約。須本日午後。方能到通。等語。應再專摺請。

旨。所有前奏各情。如蒙。

聖恩。允准。等語。俟頓囑。等到通後。即與蓋印畫押。僅係萬不可行。

未乞詳晰。

批示。等。等。即當知照。僧格林沁。將額爾金。額爾金。如肆狂悖。由僧格。林沁。督兵開仗。等。等。遵照前奉。

硃諭。即行回京。再此摺。

批發後。能於本日申刻以前。遞到通州。方於事機無誤。其該吏呈。出在津所定各條。照錄恭呈。

御覽。

硃批。另有旨。帶兵進城一節。令其仍照與桂良商定。俟俾兩國。每。國不得過四百人。現銀一節。換約後。在津郡於兩月限內。繳清。載垣等又奏。該吏是日來通。言詞尚屬恭順。於天津所定。各款外。並未別有要求。接見之時。僧格林沁。遣國瑞前來。

瑞麟親自前來。暗中商酌。均謂可行。且等察看僧格林  
沁。如果竟須開仗。實係毫無把握。並距京甚近。實有攸鼠  
忌器之慮。且一經開仗。不但目前撫局難成。此後更難著  
手。萬不得已。給與照會。以啟燃眉之急。種種情形。不能不  
縷陳於

聖主之前。仍望明白。

訓示。俾有遵循。不勝悚切待。

命之至。至。請夷前來。如有萬不能允之事。亦尚須開仗。不能稍涉  
遲疑。

硃批。知道了。

西安將軍托明阿著陝西巡撫韓廷襄奏竊照臣等查奉諭旨飭調西安滿漢馬步官兵前赴通州聽候調遣當經臣托明阿兩次挑選馬隊二千三百名臣韓廷襄先將潼關雒南商南各防所原駐提標屬各兵一千五百餘員名就近飭調剋日分起取道赴直並派提標屬及洪中延榆綏鎮標屬兵一千名另咨護理督臣於蘭州甯夏兩處派兵五百名嗣又遵

旨續行添調改派河州鎮兵七百名均照先後具奏在案旋准圍原提臣經文岱來咨復於提標屬續行添調兵五百名統計先後共計步隊四千二百名茲查西安馬隊二千三百

名。並商維等處步隊一千五百餘員名。配帶軍火等項。自七月十二。至二十一。二等日。業已渡河。趕出陝境。漢中鎮總兵伊綿阿。隨後督帶漢中鎮。及提標兵共五百名。由省前進。業經臣譚廷襄。先後咨會山西。直隸。各督撫一體照例供支。惟令迅速行走。至延。榆。綏。河州。蘭州。甯夏。並續調提標各兵。亦均具報自營起程。惟距西安或十餘站。及二十餘站不等。程途較遠。誠恐遲延。當再嚴催迎提。一俟來省。迅速前進。

硃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托明阿等奏。西安馬隊二十三員。並商

雖等處步隊一千五百餘員名。配帶軍火等項。自七月十二。至二十一。二等日。業已渡河。趨出陝境。此次馬步各隊。計已陸續可到。著即將續到之察哈爾馬隊。後起官兵一千名。分撥勝保軍營。令於由通入京各要隘。酌量布置。以為該大臣等後路援應。現在該大臣等軍營兵共有若干名。及所調各省官兵已到營者。共有若干名。著將數目查明具奏。昨諭知僧格林沁等。順甯哈來通時。除約定千兵以外。如有任意續來者。仍應攔阻。本日據戴垣奏。該夷業已就撫。順首於本日午刻到通。恐其於准帶兵千名之外。仍有大隊陸續到通。該處密邇京師。晨發午至。猝不及防。深為可慮。傳聞該大臣等兵已退到八里橋。其由張

家灣至通一帶。雖有格爾額等馬隊在彼屯紮。恐官兵等知已議和。未必認真攔阻。著該大臣等。即行激勵眾兵。刻不忘戰。於張家灣一帶。照舊嚴防。除准帶走兵之外。如有陸續前進者。仍遵前旨。嚴行截勒。毋稍顧慮。

直隸總督臣福奏。竊等前以天津北路文報不通。奏明前赴通州一帶迎候。

諭旨。於七月二十六日辰刻拜摺後。自津起程。於二十八日。在東安縣逢次。欽奉。

硃批。知道了。欽此。等。於八月初一日寅刻。行抵通州。連南之新河地方。由桂良等專弁齋到。二十四日會奏一併。欽奉。



硃批知道了。桂良、恆祺著即赴通州候旨。並派員將

欽差關防齎往戴垣等行次。恆福著仍駐津郡。欽此。又軍機大臣

密書恭奉

上諭一道。跪誦之下。惶悚難名。等奉到仍駐津郡之

命。正在東裝折回間。復於是日卯刻。承准軍機大臣密書恭奉

上諭。臺經密諭焦祐瀛等。集團懲賞。跟蹤追緝。為步步牽制之計。

恆福如已抵滬。即著折回天津。會同辦理。如尚未回津。即著寬

惠。會同焦祐瀛等籌辦等因。欽此。等當即遵

旨迅速折回天津。一俟抵津後。會晤焦祐瀛等。應如何招募壯勇

激勵民團之處。公同妥速商辦。另行恭摺覆奏。

硃批知道了。

甲子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大學士瑞麟奏竊努等於七月二十九八月初二等日承准軍機大臣鈔寄奉

諭旨三逆努等敬謹遵悉又承准軍機大臣鈔寄七月二十八日奉

硃諭朕屢念兵艱由內發銀二十萬兩普賞欽此努當即恭錄傳知馬步各隊各營官兵聞

命自

天威激無地努等率領兵丁望

關甲頭恭謝

天恩所有各營應分

賞銀十二萬兩。自應迅速支領。惟戰和之局。尚未大定。業經曉諭各兵。共沐

聖恩。擬稍遲數日。再行派員支領。至

欽差王大臣等。與吧嘎噶等會晤。和議漸有端倪。該夷隊伍。准令在張家灣以南駐劄。夷酋至通時。隨帶弁兵一千之數。城

如

聖諭。尤恐該夷親為馴順。其中仍有巨淵。自應嚴兵以待。倍加防範。至努等原劄營張家灣東南。今既該夷在張家灣以南

五里駐兵似係兵走相連。難以防守。所有馬步官兵。現已移於張家灣西北駐劄。自八里橋至張家灣正西。連劄二十餘營。以扼赴通。及赴廣渠門道路。努僧格林沁。現在通州張家灣。適中距大道二里之郭家墳地方駐劄。努瑞麟在八里橋駐劄。並派格瑚額等督帶馬隊。在張家灣以南。以東七剎。儘該走再肆狂悖。大隊前進。努等督兵橫截。必可得手。至勝保所帶官兵。擬請

飭令在定福莊一帶駐劄。毋許前進。以壯後路聲威。本日探報。該走探馬。午刻至安平。大隊現到河西務。俟續有走情。再行奏報。

硃批知道。

山東道御史瑞奇。豫師奏。竊照邇來夷氛漸近。防勦一切。機宜。亟應周備。努等晝夜焦思。愧無稍補。謹就管見所及。酌擬八條。為我

皇上敬陳之。

一請

駕旋宮。以昭慎重也。前因外間浮議。恭讀

聖訓煌煌。仰見

皇上愛民保邦之至意。努等。曷勝寅感。惟念

國廷寬敎。兼無城郭拱衛。茲當警報頻傳。殊不足以昭慎重。

現在各城設立防兵。星羅密布。較之似更嚴密。可否擬請  
聖駕旋宮。則

天威生鎮。人心自必安定。而士氣愈形鼓舞矣。

一選將接應。以資迎勦也。夫人詭詐百出。每先以和誘我。  
暗施巧計。現在情形。勢必至於迎勦。惟僧格林沁。後路接  
應。最關緊要。查有候補京堂勝保。久歷戎行。素稱敢戰。可  
否請

旨派令帶兵前往通州。會同瑞麟。作為僧格林沁後路接應。必可  
得手。其通州迤西。亦宜酌派曾經戰陣大員。帶兵防堵。庶  
聲勢聯絡。士氣奮揚。敵可不戰而退矣。

一連調外兵以斷賊後也。天津為夷人所踞，直達海口，故  
敢節節前進。若我有兵襲其後路，則彼孤軍深入，勢難久  
存。擬請

旨簡調山東等省官兵酌派大員統帶繞道至天津會同焦佑瀛  
等潛躡賊蹤。夷人腹背受敵，首尾不能相顧，當必立時驚  
潰。

一出示懸賞以散黨與也。夷人陸地接仗，全憑招募潮勇。  
並海口匪徒為助。然此種奸民無非貪利起見。若我軍出  
示曉以大義，懸立賞格，令其殺賊來歸，即以首級多寡分  
別優賞。更擇能殺賊頭目者，給予獎敘。彼等原係內地窮

氏不難開風倒戈。若潮勇一散。夷人陸戰。非其所長。自必不敢前進矣。

一清查戶口。以肅地面也。凡賊抵城。必有奸細為之內應。前蒙

特派大臣辦理國防。仰見

聖慮周詳。無微不至。現聞外城編查保甲。五城會同外營逐戶挨稽。辦理尚屬周至。但思宵小蹤跡無定。外城查緊。必至逃匿內城。而內城地面廣大。僻巷繁多。近來賭局煙館。在在多有。最為匪徒隱匿之所。殊為可慮。可否請

旨飭令國防大臣。統籌全局。內城戶口。亦令編清冊。比照外城會



同步軍統領衙門一律嚴查。庶奸細無藏身之所。而內應可絕矣。

一運米入城。以重民食也。查外城各倉。現在仍有存儲米石。賊氛在逼。不可不思患豫防。應請

旨飭下戶部倉場衙門。刻即將秋季俵米勒限掾行開放。一面將所餘米石。盡數運入內城倉廩。似於民食不無裨益。

一防範俄孽。以慎機務也。俄囉斯官學。聞尚有俄夷居住。誠恐彼情巨測。似宜設法暗為稽察。庶軍情不致洩漏。

一嚴禁邊徙。以定眾志也。近以風鶴驚疑。商賈居民人等。漸有搬運他徙者。設或紛紛相效。必致人心搖動。應請

旨飭令順天府五城出示曉諭除實有事務出都者外毋得任意搬運什物出城以上八條等語為慎重軍務起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批示

乙丑

欽差大臣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奏竊等語於初二日申刻接奉

批摺凡喫夷所請各條均蒙

聖恩允准其入京換約所帶兵數不得過四百人一層儘該夷必欲多帶等語業與瑞麟商有辦法本日巳刻該夷吧嘎噠

遼同佛夷巴士達美里登。同帶四十餘人。來至通州。努著仍於東嶽廟接見。據該夷吧嘎。呈出照會。內有互換和約時。所有該夷國書。須親呈。

大皇帝御覽之語。努詰以二十九日接晤時。並無此說。何以忽生枝節。並以味夷俄夷國書。均未親遞。且

大皇帝接收該夷國書後。必有

置書。亦應交來使帶回呈遞等語。反覆開導。舌敝唇焦。而該夷堅執如故。查此事關係

國體。萬難允許。除該夷現求羊隻柴草等物。仍飭地方官支應。不使藉口外。已知照僧格林沁。瑞麟嚴兵以待。俟該夷

悔悟不敢固執前說。努等自應定期畫押。儻因此生心。其隊伍敢過張家灣以北。則該夷實屬巨測。努等不敢泥於議撫。致誤戰局。即應由僧格林沁。瑞麟。督兵勦辦。努等遵旨回京。至佛夷呈出所求八款。與曠夷大略相同。努等業已給與照會。許照所請辦理。該夷照會條款。容續行鈔錄。並努等給與照覆。恭呈

御覽。

戴垣等又奏。努等正在接見該夷間。臺據垣福。及天津縣姚興。遞到咨呈稟信。備述曠夷孟柱。帶兵將天津府知府石贊清劫去。人情洶洶等語。當即詢問吧嘎。據稱知有

此事惟不肯認錯。言詞悍惡。實屬可惡。

戴垣等又奏。弩等前奉旨。

諭。知已令勝保統帶精兵。扼剿由京入通要隘。查兵力不宜過分。儘前敵不能得手。即後路難期振作。弩等愚見。可否請

旨。將勝保所帶全軍。飭令即赴僧格林沁大營。以備實力勦擊。並飭巡防大臣。另派精兵。仍交勝保統帶。以衛

京城。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戴垣。穆蔭奏。夷情恣肆。萬難允許一摺。該夷已領禮等。已帶四十餘人。抵通州。呈出照會。有互換和約時。須將該夷國書親呈御覽之語。照戴垣等再三駁詰。堅執如故。

此條該夷狡詐。故生枝節。國體所存。萬難允許。該王大臣可與  
約定。如欲親遞國書。必須按照中國禮節。拜跪如儀。方可允行。  
設或不能。只宜按照味俄兩國之例。將國書齎至京師。交欽差  
大臣呈遞。俟接收後。給與雙書。亦與親遞無異。現在撫局將有  
成說。不值因禮節而決裂。設該夷固執前說。不知悔悟。惟有與  
之決戰。其隊伍敢過張家灣以北。即着該王大臣。一面趕緊知  
照僧格林沁等督兵勦辦。該王大臣。即一面回京。毋得泥於議  
撫。致誤戰局。至該夷劫去天津府知府石贊清一節。該王大臣  
可即行文知照。頗首。此係中國最得民心之官。猝被爾國羈留。  
士民憤恨異常。洵欲闖中國。亦斷難禁止。現當兩國互換和

約之時。皇宜有此。務令孟姓夷酋。迅速以禮送還。以全和好。而  
弭事變。該王大臣。與夷人約定各條。務須於在通時。與之定准。  
切不可有俟到京後。再行商酌之語。夷情狡執。言詞務須斬截。  
以昭中國信義。勿得稍有游移。是為至要。

又

諭載垣。穆蔭春。夷情恣肆。萬難允許情形。一摺。據稱。喚夷所請各  
條。已經允許。該夷吧嘎。復邀同喇吧。吐哇。哇哩。登來。通呈  
出照會。內有換約時。所有該國夷書。須親呈御覽之語。雖經載  
垣等。反覆開導。而該夷堅執如故。此條萬難允許。已知照僧格  
林沁等。嚴兵以待。等語。似此夷情狡展。又復忽生枝節。殊屬可

惡。如載垣等。再加開導。該夷能悔悟不執前說。自不值因此決裂。已諭令該大臣等。如果夷首能遵天朝禮節。拜跪呈遞國書。自屬可行。否即仍應援照味夫來京呈遞國書之例辦理。誠恐夷情多生枝節。並無就撫之心。如因此條不允。仍帶夷兵過張家灣。著僧格林沁等即行痛勦。不必再為顧惜撫局。該大臣等務嚴兵以待。毋致倉猝。或失事機。本日據載垣等呈遞恆福咨文。內稱該夷因聞大兵欲抄其後路。將天津府石營清劫留營中不放。士民憤恨異常。洵欲欲關。有不容並立之心。已諭載垣等。給與該夷照會。令其迅即放回。並諭恆福等密為布置。備該夷始終。一聞張家灣開仗之信。即令民團進攻。該夷前後



受敵。諒難脫逃。昨有旨令勝保帶兵劉定福莊。茲據戴垣等奏  
兵力不可過分。請將勝保所帶全軍。飭令即赴僧格林沁大營  
等語。著僧格林沁等體察情形。如尚需厚集兵力。即飭勝保所  
帶全軍。赴僧格林沁大營。以備勦擊。或於所帶之兵。酌量分調  
若干前往。若前敵之兵。已數擱。勝保一軍。仍令劉定福莊。以  
為後路。該大臣等軍營。現共有兵若干名。及所調各省官兵已  
到營者共若干名。前經諭令查明數目具奏。務於即日遵查迅  
速奏聞可也。

又

諭本日戴垣等奏。喚夷孟格帶兵將天津府知府石贊清切去。當

即詢問吧。頃據據稱知有此事。惟不肯認錯。言詞桀驁。實屬可惡。並據恒福。袁垣等。又內有士民憤恨異常。洵洵成關。有不容並立之心等語。石贊清。任四年。為士民所愛戴。今被該吏恃強劫去。實堪憤恨。已諭袁垣等。務與該吏照會。令其迅速放還。以敦和好。著恒福等。一面飭令該處士民。向該吏首孟。姓索取。務令以禮送還。倘該吏不服理論。仍將石贊清扣留不放。則眾怒難犯。勢必激而與戰。現在嘆首吧。頃據佛首吧。吐哇。唉哩。登等。在通與袁垣等相見。又復另生枝節。欲求而遞國書。袁垣等再三開導。堅執如故。夫情志肆。恐撫局終成決裂。本日復諭令價格林沁等。嚴兵以待。俟該吏一過。張家灣寸步。即督兵迎。

截痛加勦戮矣。恒福等來北津民憤怒之時。應即速遣前諭廣  
集民團。多方激勵。一聞張家灣開仗。即令津郡民團截其後路。  
痛加勦洗。以洩眾憤。並出示曉諭津民。有能斬截兵頭。誅其醜  
類者。即加以重賞。並許以破格優獎。如能奪其輜重。焚其船隻  
者。所得資財。悉准立功人自行運取。仍予重賞。並設法招回被  
脅難民。以利餌誘。潮勇未歸。使該夷自相疑貳。俾黨與漸孤。於  
勦辦事宜。自有裨益。其武清靜海民團。務令追勦跟蹤。牽制該  
夷北犯。俾該夷後路有所顧忌。是為至要。該夷心懷叵測。僅撫  
局既不能成。朕惟有立意與之決戰。恒福等務宜豫解民團。整  
旅以待。毋得顧惜撫局。因循坐誤。自失機宜。並著焦祐瀛張之

萬陳鴻翔等將現在如何情形即行馳奏。

載垣等又奏竊英夷吧嘎禮等昨日到通堅欲親遞國書開導不服等情業經琴等於本日丑刻具奏辰刻夷首吧嘎禮復到琴等行寓欲知照僧格林沁將張家灣之兵撤退情詞尤為桀驁均以國書之事則堅稱仍欲親遞琴等復加嚴詰該夷惟稱不遞國書即是中國不願和好掉頭不顧驟馬逸去琴等以該夷狂悖至此撫局斷無可議當即知照僧格林沁將該夷截擊頃接探報知吧嘎禮業已就擒人兵亦已開仗獲勝琴等並已函致恆福焦佑瀛等激勵民團截其後路該夷吧嘎禮善能用兵各夷均聽其

指使。現已就擒。該夷兵心必亂。乘此勦辦。諒可必操勝算。  
拳等暫赴瑞麟軍營。會商後路堵剿事宜。即行回京。

諭內閣。朕撫馭寰海。一視同仁。外洋諸國。互市通商。原所不禁。味  
咭利。佛蘭西。與中國和好有年。久無嫌隙。咸豐七年冬間。在廣  
東。邊啟兵端。闖入我城池。襲擄我官吏。朕猶以為總督葉名琛  
剛愎自用。名譽有由。未即興問罪之師也。八年間。夷酋額爾  
等。趁恣天津。當諭總督譚廷襄。前往查辦。該夷乃乘我不備。攻  
踞礮臺。直抵津門。朕恐荼毒生靈。不與深較。爰命大學士桂良  
等。往與面議。息事罷兵。因所請條約。多有要挾。復令桂良等。馳  
往上海。商定稅則。再將所立條約。講求明允。以為信據。詎夷首

呼嘯嘶等。榮驚不測。復於八月。駕駛兵船。直抵大沽。毀我防具。總統兵大臣。僧格林沁。痛加轟勦。始行退去。此由該夷自取。並非中國失信。天下所共知也。本年夷酋額爾琿。噶囉等。復來海口。我中國不為已甚。准令由北塘登岸。赴京換約。不意該夷等。包藏禍心。夾帶礮車馬步各隊。抄我大沽礮臺。復路我兵撤退。後復至天津。因思桂良等。係前年在京原議之人。又令馳往。與之理論。猶冀該夷等。稍知禮義。但使所求尚可允准。亦必予以優容。豈意額爾琿等。肆意要求。竟欲婪索兵費。強增口岸。陳兵擁眾。入我郊畿。克校情形。至於斯極。爰命怡親王。載垣。兵部尚書穆蔭。前往再三開導。並命將所請各條。妥為商榷。送夷猶敢

逞兇帶領兵。逼近通州。稱欲帶兵入見。朕若再事含容。其何以對天下。現在嚴飭統兵大臣。帶領各路馬步諸軍。與之決戰。近畿各州縣地方士民。或率領鄉兵。齊心助戰。或整飭團練。阻截路達。無論員弁兵民人等。如能斬黑夷首一級者。賞銀五十兩。有能斬白夷首一級者。賞銀一百兩。有能擒斬著名夷首一人者。賞銀五百兩。有能焚奪夷船一隻者。賞銀五千兩。所得資財。全行充賞。天津百姓。素稱義勇。務各敵愾同仇。明攻暗襲。以靖逆氛。朕非好武窮兵之主。凡此大不得已之苦衷。當為天下臣民所共諒。至該夷所擄閩廣等處內地人民。皆朕赤子。如能自拔來歸。或斬夷首來獻。朕亦必予以厚賞。至該夷去國萬里。

原為流通貨物而來。全由刁惡漢奸百端唆使。以致如此決裂。並當諭令各海口。一律閉關。絕其貿易。其餘恭順各國。令其各安生理。經此次剴切明諭。該夷儻能醒悟。悔罪輸誠。所有從前通商各口。朕仍准其照常交易。以示寬大之仁。如尚執迷不悟。滅理橫行。我將士民團等。惟有盡力殲除。誓必全殄醜類。其毋後悔。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因戴垣。穆蔭奏。喚夷劫去津守石贊清。並欲親遞國書各節。業由六百里加緊諭知恆福。激勵民團。整旅以待。茲又據戴垣。穆蔭奏。吧嘰。噶堅。及撤。退僧格林沁。張家灣之兵。該王大臣與之割。掉頭不顧。驟馬逃去。該王大臣。因其



狂悖已甚。立即知照僧格林沁與之開仗。大兵獲勝。吧嘎喇業已就擒。各等語。吧首善於用兵。現在就獲。夷心必亂。若更以民團截其後路。可望一鼓殲除。著恆福即會同焦祐瀛等。乘此聲威。激勵團勇。一湧而前。痛加勦洗。其津通一帶。沿途各民團。有能殺賊立功者。一體覘召。協助官軍。並懇重賞。鼓勵眾心。聞津郡紳士張錦文等。暗中早有布置。此時前路業經得有勝仗。機不可失。著即飭令該紳士等。督率團勇。明攻暗襲。必可同膺懋賞。該夷乘顧後路。必不敢長驅而前。全在恆福等。迅即調度。勿誤事機。是為至要。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大學士瑞麟奏。竊等。前因

欽差大臣與吧嘎噲等會晤。所議和約漸有就緒。並准令在張家灣五里之外駐兵等情。鄂等當飭馬步官兵移張家灣以後。以期和議有成。業經恭摺具奏在案。本月初三日。吧嘎噲等復入來通。前議各條雖無增改。惟夷酋進京時。須帶兵千名。並欲在

大皇帝前親遞國書。經戴垣等再三開導。該夷堅執不允。言語之間。已經決裂。鄂等即連夜撥兵仍往張家灣以南扼守。初四日。戴垣等派恆祺前往馬頭。面見夷酋。行至張家灣以南。即見該夷結隊前進。詢知夷酋尚在河西務。恆祺即已折回。鄂等格林沁。面飭恆祺令其回裏。

欽差王大臣事已決裂。應將吧嘎禮等。屬留在通。離時吧嘎禮等  
已行至大隊不遠。因槍礮聲繁。後人折回通州。向戴垣等  
查詢。因何用兵。言畢馳馬而回。當經馬隊官兵拏獲。解往  
通州。至該夷於午刻。馬步各隊進前撲犯。照我兵槍礮齊  
施。斃賊無數。正分撥馬隊抄擊。該夷大箭數百枝齊發。馬  
匹驚駭回奔。沖動步隊。以致不能成列。紛紛退後。弩等。現  
在督帶官兵。退守八里橋。以扼赴京道路。並知會戴垣等。  
迅即回京。即將吧嘎禮等。一併押解進京。弩等。趕緊再振  
軍心。儘該夷由通上犯。弩等。惟有與之以死相拏。俟該夷  
到通後。如何情形。再行馳奏。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是隊未獲。我軍退守八里橋一摺。僧格林沁現扼八里橋。截去兵前進之路。諒能振起軍心。來賊喘息未定之時。務須設法更番搦戰。使其不得休息。恐該夷調齊大隊。轉來撲犯。致落後手。尤須防其抄襲後路。或由通州城內衝出。撲我八里橋之後。取道北犯。勝保之兵。應令劄于家衛。以備截擊。未京要路。其所帶僅止步隊。現有察哈爾馬隊一千名。如其老弱不堪衝突。即可將其兵丁守營。另選精兵。用其馬匹。以利馳逐。事機萬緊。著僧格林沁、瑞麟會同勝保。妥善戰勝機宜。務期一鼓作氣。同心勦加。迅挫兇鋒。實殷厚望。該夷所恃大器猛烈。總須以奇兵抄襲。挫其前鋒。能為搶刀手等短兵相

接○則○可○操○豚○耳○矣○

丙寅○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努○前○因○查○探○金○州○海○口○尚○有○夷○船○八○隻○  
內○有○三○隻○去○來○無○定○形○蹤○詭○秘○當○經○遵○

旨○嚴○飭○將○舟○慎○密○巡○防○於○七○月○十○四○日○由○驛○奏○報○在○案○茲○准○金○州○  
副○都○統○奇○據○旗○民○地○方○官○詳○報○大○孤○山○原○泊○大○輪○夷○船○八○  
隻○內○於○本○月○十○二○日○駛○去○三○隻○又○於○十○五○日○駛○回○二○隻○茲○  
復○疊○據○咨○報○十○八○十○九○二○十○等○日○續○到○大○輪○夷○船○三○十○隻○  
連○前○共○計○三○十○七○隻○均○在○大○孤○山○灣○內○停○泊○該○夷○登○岸○卸○  
下○餼○馬○草○料○燒○柴○等○物○餘○無○別○情○先○後○馳○報○前○奉○督○伏○查○

自六月二十八日以後迄今將及一月並未提准天津

欽差大學。並直隸督臣文報。不知津沽吏務。究竟如何辦理。晝夜  
焦思。時深懸盼。乃該吏於金州大孤山海口。前既留船八  
隻。內有三隻。忽去忽來。已屬形跡可疑。今復連檣而至。又  
有三十七隻之多。且於岸上卸草料薪柴等物。似為養馬  
駐兵之計。更恐借端尋隙。深入滋擾。吏情巨測。尤不可不  
加意提防。而戰撫之局。尚難臆度。奈現惟仍遵前

旨。密飭濱海將防兵。緝作鄉勇。照常設伏。不動聲色。一體嚴防。即  
使該吏大隊登岸。仍應鎮靜。以逸待勞。儘敢涉險深入。再  
於扼要處所。相機堵截。總不令釐自我生。使其無可藉口。

仍飭該旗民地方官。密拏奸匪。嚴斷接濟。務清內患。以杜  
亂萌。

翰軍機大臣等。玉明奏。全州復到夷船多隻。仍飭濱海嚴防一摺。  
我兵自撤退大沽礮臺後。夷人以議和為名。由津至遼。節節逼  
進。所請各條。已皆允許。該夷必欲將該國夷書。親呈御覽。暨欲  
撤退僧格林沁張家灣之兵。狂悖殊甚。撫局已形決裂。業經僧  
格林沁開仗獲勝。大營現剩八里橋。阻截夷兵前進。據該將軍  
奏。全州復到夷船三十餘隻。夷情叵測。不可不防。且恐該夷不  
得逞志於遼。必將復擾及沿海地方。肆其騷擾。所有全州續到  
夷船。如敢登岸。層端尋隙。即著玉明督飭在防兵丁。相機堵截。

懷表深伏不動。即滋為防範。不必挑釁。並密擊奸匪。嚴斷接濟。以清內患。至山東登州一帶。表船尚未盡撤。著文煜飭令防守官弁。加意嚴防。如該表敗與尋釁。亦即撥兵迎擊。勿誤事機。

吉林將軍景瀛。著船廠副都統祿權奏。竊擊等。於七月二十六日午刻。承准軍機大臣字寄。七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吳淞兩團夷人。屯集天津。及大沽海口。肆意要求。尚未就撫。津城密通京師。自應亟籌捍衛等因。欽此。督等。並吉林餘丁獵戶。盡屬旗丁。即與西丹蘇拉無異。而農氏之中。並無獵戶等情。曾於八年十二月。遵

旨查明覆奏在案。計自軍興征調以來。凡充當跟役者。多係旗丁。



嗣經屢次選拔。西丹從軍統計不下數千名。現在所剩無多。率皆技藝平庸。將數幫補兵丁充差。實難令其用武。是獵戶既無可挑。而餘丁亦屬寥寥。弩等不勝焦灼之至。伏思通州一帶防務喫緊。亟應移疏就志。以資捍衛。遂由吉林。馬拉伊通。伯都訥。雙城堡等處。留備策應海防兵丁。內擇其技藝嫺熟之官兵五百名。餘丁五百名。共湊一千名。每兵二名。合帶跟役一名。遴選曾歷戎行得力之甯古塔。花翎協領祿昌。吉林協領銜花翎佐領常奎。馬拉藍翎佐領阿克東阿。拉林花翎佐領達春等四員。委為營總。吉林世管佐領奎陞等二十員。委為參領。本擬不分起數。呈馳

前進。惟因距有道里遠近不一。前進車馬飯食等項。趕辦不及。且吉林征兵。向由威遠堡邊門道經

威遠進關。從無由草地行走。自應仍舊。以免欲速反遲。所有官兵分為四起。每起二百五十名。分作五扎蘭。每扎蘭揀委防禦騎校委官各一員。每起委筆帖式二員。配齊軍火器械。內有槍二百桿。以利通用。頭起定於八月初四日起程。間日前進。不准片刻遲延。星速趕赴通州軍營聽候調遣。其該官兵等。應需整裝銀兩。部議不准開銷。仍借本身俸餉。惟餘下一項。本無領款。素皆寒難。而行裝等項。在所必需。弩等。擬由庫存壓租項下。每名發給整裝錢二

十吊。嗣後每月照章各支養贖家屬錢三吊。俟有補缺明文。即行截止。第該官兵餘丁均無馬匹。吉林又非產馬之區。一時無處購買。應否撥給。恭候

欽定。除前途應用公館飯食車馬等項。仍據案咨照各衙門。飭屬一體備辦。

前軍機大臣等。景瀉。疎權奏。挑派兵丁。通員管帶赴邊。惟該官兵餘丁。均無馬匹。應否撥給等語。現在夷情決裂。竄踞通州一帶。張家灣業經開仗。僧格林沁。駐劄八里橋。善辦防勦。著景瀉等。即將挑出之兵一千名。催令管帶員弁。星速趕赴通州。以西八里橋軍營。聽候調遣。大凌河等處馬匹。不堪乘騎。僧格林沁軍

營現有馬匹足數撥給務須迅速起程毋得因等馬匹致有遲誤是為重要行裝等項著照所議辦理

人

諭前據托明阿奏選派馬隊官兵交烏蘭都督帶赴通積據奏報兩次派撥馬步隊業於七月十二日全數出境想不日可以抵通矣惟夷情恣肆撫局已形決裂僧格林沁業經開仗獲勝現在夷人不時來撲僧格林沁現到八里橋勝保現到于家衛防堵由通入京要隘以截夷人前進必須厚集兵力方可無虞若烏蘭都迅即統帶所部馬隊官兵二千三百名星夜趕行前赴通州以西八里橋地方聽候僧格林沁等調撥毋稍遲延

翰僧格林沁自退到八里橋之後。日來與該夷是否又經見仗。未據奏報。實深慮念。擊獲奸細。據供逆夷用兵。馬隊在前。步卒在後。臨陣則馬隊分張兩翼。步卒分三層前進。前層踞地。中層微俯。後層屹立。前層先行開槍。中層繼之。後層又繼之。我軍若迎頭轟擊。馬匹一經受傷。必照驚潰。惟有斜抄橫擊。轟覺必多等語。夷情兇悍。深知兵法。是在該大臣等審度形勢。妥籌應敵。以操必勝之權。朕思該夷所以遲避而進。因知我有備。故不敢直前。但恐情急。仍不免前來衝突。若僅用正兵與之相角。恐夷人詭譎。不足以盡其變。現在夷人大股屯聚李兒寺南。前敵馬步

數百。盤踞郭家墳一帶。此時惟有派馬步勁旅三十。馳至馬頭一帶。以牽其後。彼進則我進。彼退則我退。使之懷疑。不敢北趨。然後大兵分三路擊之。一挫其鋒。自應立阻。並用暗襲之法。於夜間更番出擊。使其自相驚擾。表性多疑。軍心一亂。勦辦自易得手。軍情變幻。靡常。總在出奇制勝。著該大臣等。斟酌事機。妥為布置。以奏膚功。實深殷盼。如有擒獲逆人。即於軍前正法。不必解京。以免該逆藉口。前明降諭旨。有新殺逆首。焚搶船隻者。分別懸以賞格。著僧格林沁等。再行宣布。鼓勵人心。果有新誠來獻者。即如數予以賞項。毋稍吝惜。以圖敵愾同仇。是為至要。

丁卯。光祿寺少卿焦祐瀛。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之善。山西

道御史陳鴻翔奏。臣等於七月二十四日。八月初二日。先後接奉兩次。

諭旨。臣等即行招集民團。迅速舉辦。並懸賞救贖。如一聞馬頭開仗。即行進擊等因。欽此。臣焦祐瀛。臣張之萬。因餉銀在靜海。於二十五日。駐劄該縣。臣陳鴻翔。於二十八日。趕到二十九日。收到餉銀三萬兩。遂密派親信之人。廣為招集。先暗募津勇五百名。以查拏土匪為名。令其分赴北路附近楊村一帶。探有馬頭開仗消息。即行進擊。或焚其糧壘。或乘夜暗襲。一有斬獲。即立予重賞。以作士氣。臣等仍於靜海縣一帶。雇募壯勇。分赴陸續前進。現在勇丁多係倉卒應

○義○只○能○攜○帶○短○兵○並○無○大○器○又○無○號○衣○鈔○帳○等○件○惟○有○令  
其○伏○於○四○路○遇○有○可○乘○之○機○奮○力○襲○擊○

殊○批○知○道○了○

諭○軍○機○大○臣○等○焦○祐○瀛○等○奏○招○集○壯○勇○馳○往○揚○村○密○為○布○置○一○措○  
所○辦○尚○妥○現○在○夷○情○決○裂○僧○格○林○沁○等○已○於○張○家○灣○開○仗○斬○獲○  
多○名○又○派○令○勝○保○統○帶○精○兵○為○通○州○大○營○後○路○足○壯○聲○援○夷○性○  
多○疑○必○須○令○其○兼○顧○不○遑○自○不○敢○再○圖○前○進○本○月○初○四○日○兩○次○  
由○六○百○里○加○緊○諭○令○恆○福○會○同○該○少○卿○等○激○勵○團○勇○一○湧○而○前○  
並○密○約○津○郡○紳○士○等○明○攻○暗○襲○此○旨○是○否○業○經○接○到○如○何○辦○理○  
即○著○迅○速○馳○奏○焦○祐○瀛○等○到○津○多○日○只○招○勇○五○百○名○未○免○單○弱○



著於許海等處地方分投招募。滄州民風素稱強悍。亦可廣為  
激勵。以期得力。現雖倉卒應募。亦無大器。若令於要路埋伏。暗  
中截殺。或乘間奪其糧重。或搗虛襲其營壘。或於險隘多設旌  
旗。或於黑夜亂鳴金鼓。並肆以疫之多方以誤之。逆夷人數不  
多。使彼首尾不能相顧。不數日即當潛遁。然後尾追抄擊。必獲  
大勝。初四日明發諭旨一道。並著鈔給閱看。即可出示宣布。以  
振人心。該夷膽敢舉兵北犯。已屬罪大惡極。撫局業已無成。不  
必再生顧忌。該少卿等務即竭力辦理。使該夷回顧。不敢肆意  
北來。是為至要。

廣東巡撫耆齡奏。竊等奉准軍機大臣字寄。五月十六日

奉

上諭本日據者於春粵海關徵收稅銀等因欽此又承准軍機大臣子等五月十五日奉

上諭昨據者於春報粵海關稅數目內稱哂喃西夷人陸續提去關稅銀三十三萬三千餘兩等因欽此正在派員查詢聞通粵司伊靈因公前來韶郡督印詳細密屬該司馳回省城面見督臣勞崇光逐一詢明稟報並妥為商辦去後茲據該司開單稟覆前來查哂喃西夷人使用關稅作抵應補兵費一節督臣勞崇光覆稱天津原議應給該國銀二百萬兩分六年給發每年應給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餘兩屢

經該吏向前撫臣。及粵海關監督催取。均以未接

欽差大臣明文回覆。上年五月二十三日。帶表由上海向大學士  
柱良等。求得印文二件。一咨前署撫臣畢承昭。一咨前粵  
海關監督恆祺。內稱。佛國公使來文。軍費二百萬。首次應  
始於今年。查與天津條約相符。現在首次欠銀之數。務請  
設法辦理等因。畢承昭。恆祺。祇可允其陸續交給。勞崇光  
不能挽回。屢以經費艱難。與商展緩。而該吏堅執不允。此  
項銀兩。陸續交給。至本年三月。始將三十三萬餘兩交清。  
皆由粵海關發給。人提用關稅。填築河面地基一節。勞崇  
光覆稱。據前任廣東藩司畢永昭。呈稱。是年四月。該司

署理巡撫任內。吳吟喇夷酋吧嘎。嶧嶧西夷酋馬殿邦。邀請廣州將軍穆克德納。粵海關監督臣祺。及該司。並委辦洋務紳士伍崇曜。俞又詔。梁翰樞。易景蘭等。同至巡撫衙署。吧嘎禮而稱。外國人租住十三行地方。不敷接止。按照和約。揀擇合意地基。以便商人居住。查有城外上名西濠。及河面兩處。擬即擇定一處。興工建造。該司與各官紳。因兩處均有窒礙。連即回覆。嗣接吧嘎禮等照會。以西濠民產居多。不欲勉強。惟填平河面。共約須銀二十六萬數千元。在應補兩國軍需項內。照數扣款。請飭匠開工等語。該夷自入城。各擁重兵。難與力爭。當令交納租銀。據吧嘎

禮面允照辦。並取有該夷照會存案。迨勞崇光到任。無可如何。嗣因匠人不肯承辦。續又加增工費。及寮民搬家費。共銀二萬八千一百元。截至本年五月十八日止。共給過銀二十二萬六千三百元。議定於六百萬兩之內扣除。斷無他議。又每月給發夷兵防城經費一節。勞崇光覆稱。上年該夷倡此議時。再三駁斥不允。嗣該夷向勞崇光。及粵海關監督。曉諭不休。勞崇光乃邀同廣州將軍。粵海關監督。及各紳士。一同在巡撫署內面議。該夷辯論支離。奉其口氣。竟將於各國領事手中。截扣海關之稅。勞崇光恐其將關稅全行截扣。不得已權宜准其照辦。每月給銀四千

數百元不等。做俟該吏退出省城時。於六百萬兩扣除。儻該吏不允。已曾與紳商密議。公捐彌補。斷不敢開銷。

帑項等語。督伏查以上三款。內補遺卹夫兵費。及嘆嘯雨夫填築河面地基工費。均倡議於前。著撫臣畢承昭任內督臣勞崇光到任。未能挽回。發給夫兵防城經費。係勞崇光任內允給。若論和議未成。何能先給應遺之項。至防城兵費。尤與舊寇兵齎盜糧無異。且能悉如所欲。本可以理駁。回。無如在省各官。既處城中。被其牢籠挾制。不得不事事曲從。以致苟且相安。而該吏恃為得計。因我之財力。以充養兵造作之資。扶我之法令。以為懾服紳民之具。即如將

軍務克德納。業已奉准入都。

陸見乃長首吧嘎噶。誠恐失恃。遂屬令督臣暫留。各長日屢次前  
往各鄉。及近省各縣窺探。均令督臣派委員弁同往。名為  
遊觀山水。實則查看民團。蓋恐督辦總團丁。攻取省會也。  
吧嘎噶前次奉命來見。等以逞其要挾伎倆。嗣深知北江  
水淺。大輪船不能上駛。始行中止。克仗貪頑。心殊叵測。必  
須設法自強。力圖補救。督於各屬築堡圍練。業已疊次舉  
行。前於佛山鎮募城。以收利權。並將海關稅銀。提存該鎮。  
以昭慎重。原欲府抽收該鎮釐金。以濟城工鉅款。俾鎮抽  
釐。從前辦理不善。以致格礙難行。然猶可另議章程。妥為

開導。乃近來復經督臣委身往辦。亦無成議而止。粵民本屬刁惡成風。今佛鎮抽釐業經屢不遵辦。勢將視抗官為故常。今琴委員往辦。非大費周章。難期集事。釐金既不能即日抽取。城垣即難興工。若將關稅銀兩久存該處。誠如聖諭。仍不足以昭慎重。其較佛山稍遠之從化。花縣等處。均屬彈丸小邑。該吏曾經屢次前往。亦非穩便。惟惠州府城垣堅固。距省三百餘里。遠近適中。河道淺狹。該吏火輪船不能駛到。琴擬俟北江軍務辦理就緒。即移駐惠州府。將粵海關稅銀提存該郡。較為妥協。已飭臬司伊霖。密囑監督甄清。隨時提撥稅銀。暫存佛鎮。並恭錄部咨。欽奉。



諭旨。密咨該監督。並督臣遵照。將朱琴一到惠郡。即將銀兩提往。以免疏失。一面遣委幹員。前赴佛山鎮。將抽釐幕帳專為保衛地方情由。詳晰開導。寬其時日。務俾家喻戶曉。眾心悅服。樂輸即可鳩工趕辦。以資捍衛。而收利權。至夷商欲求息兵。以利貿易。已非一日。伍崇曜亦經從中維持。據勞崇光覆稱。五月有夷酋頗嘯。由伊本國來至香港。各夷竭力勸赴者。與勞崇光相見。該酋不允。眾商又勸令赴上海。與薛煥和衷燕喜。該酋亦不允。聲稱必須往天津。覓大學士桂良。彭蘊章。即起碇而去。夷酋吧嘔。亦於六月初二日。由粵起程。前往天津。現在省城夷兵約千餘人。防守

大北門礮臺及各城門均換黑炮。兵額亦多更換。擊仍飭  
臬司伊霖督同代理廣州府李福春。令伍崇曜與夷商妥  
商辦理。俟有端倪另行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吳嘒二奏。連絡北來。攻奪大沽礮臺。占踞津郡。多  
方要挾。屢經特派欽差大臣。往議撫局。以示寬大。該夷得步進  
步。要求無厭。勢難速就。現在業於張家灣通州一帶開仗。撫局  
已形決裂。本日據耆齡奏。查明粵海關提補嘒夷兵費。並吳嘒  
二奏填築地基。及防城兵費各款。該夷擁兵踞城。挾制官吏。尚  
欲因我之財力。以充養兵進作之資。實屬異常狡詐。日下和議  
不成。惟有與之決戰。此項防城兵費。何能再為應給。著耆齡即

知照勞崇光向夷商駁斥即行停止毋詹盜糧至該夷欲求息  
兵以利貿易正可來機利導以離其心著勞崇光等密飭伍崇  
曜及華商等向夷商開導告以該夷恃強貪贖苛求不已以致  
激起兵端現已明降諭旨命通商各口閉關絕好俾其貿易爾  
輩衣食之源從此斷絕甚為可憫爾輩若能同心寄信向順首  
理論令其罷兵息事退出津城大皇帝仁德如天不究既往自  
可仍准照舊通商以修和好爾輩仍收無窮之利豈不甚善如  
此辦理或可藉以轉圜以收弭兵之效廣東省城現在夷兵不  
多是否可以乘機收復著考齡與勞崇光密為善辦該撫擬改  
駐惠州去省較近諸事可就近商酌其佛山抽釐一事仍著妥

為勸導。俾眾心樂從。毋令滋事。

戊辰。

休諭恭親王。現在撫局難成。人所共曉。派汝出名。與該夷照會。不過暫緩一步。將來往返面商。自有恆祺。蓋爵受等。汝不值與該首見面。若撫仍不成。即在軍營後路督勒。若實在不支。即全身而退。速赴行在。

諭內閣。嚴壇。穆蔭。辦理和局不善。著撤去欽差大臣。恭親王奏祈著授為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督辦和局。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奏。竊該夷於初六日未刻。馬隊數百名。直奔威戶莊。而來。當經馬步官兵。立時擊退。初七

日已刻該夷馬步大隊蜂擁而來。分為五股。撲犯八里橋。成戶莊等處。努當即督兵進剿。鏖戰兩時之久。覺賊甚取官兵傷亡不少。該夷抵死不退。正在相持之際。忽有一隊向于家衛分撲。勢將欲抄努後路。雖有策應兵。惟恐不能敵。當即一面拒敵。一面緩緩撤退。該夷仍向前進。雖成保督帶哲里木盟左翼馬隊官兵奮力衝突。復又覺賊多名。該夷始行列定。努現在皇木廠別定隊伍。以期與城上官兵合力一戰。該夷現在于家衛成戶莊一帶占路。一、二日內必結隊前來。查賊隊不過五、六千名。所持者礮火猛烈。固結死黨。無論如何攻擊。致死不退。努惟有竭盡心力。以

同截勒現惟嚴防

京師是為至要○擊已函令綿勳等將所帶官兵分別各門關  
廂以壯聲威○將資策應

殊批覽奏已悉

諭軍機大臣等○昨因擊獲奸細據供夷人用兵形勢當經密諭該  
大臣等妥籌布置並令派撥馬步勁旅三千繞出馬頭一帶明  
攻暗襲使之驚疑不定然後分路衝擊諒已遵諭辦理矣本日  
據載垣等呈遞僧格林沁信函始知該大臣已經給與該夷照  
會如願議和令赴通州南門外駐劄聽候換約此舉未免失之  
孟浪此次夷人來遞照會語雖狂悖無非探聽吧嘎噠信息該

州已經覆給照會。是為正辦。該大臣即欲罷兵息事。亦應迅速奏明。命戴垣等給與照會。方合辦法。該大臣係主戰之人。豈可輕給議撫照會。致令該夫輕視。更恐慢我軍心。且通州為倉儲重地。若令該夫盤踞。通以備盜。極朕再三熟思。此舉未盡妥善。但該大臣業經給與照會。若再與之反覆。未免失信於外。夫看其照覆如何。再行相機辦理。如該夫仍復桀驁。即著僧格林沁會同瑞麟。勝保等軍。與之決戰。如該夫仍欲求和。即著迅速具奏。候朕定奪。其屯兵之處。總以仍在張家灣以南為善。如該夫並不照覆。即行進兵。或一面照覆。一面前進。即著僧格林沁等督兵截擊。斷不容其屯踞通州。令我益無把握。夫入與我相持。

數日諒必在彼密為布置。我軍亦不可坐視。以待著即力振軍威。奮興士氣。並仍遵前旨。派撥勁兵。統出其後。使其進退兩難。屈而求和。與撫局方有裨。蓋勝保處兵力不敷。即酌量派撥得力兵將。交其統帶。毋得各持意見。致誤事機。是為至要。

又

諭。昨因夷匪盤踞郭家墳一帶。當諭令勝保。會同僧格林沁等。派撥勁旅。統出賊後。以牽其勢。諒僧格林沁等。接奉此旨後。已遵諭辦理矣。現在吧酋就擒。夷膽已落。正宜乘勢攻勦。如再觀望。恐該夷大隊前來。益覺費手。且該夷前隊。已在通州之南。距京密邇。必須有兵牽制。始能阻其前進。著勝保。即行遵奉前旨。派



員統帶馬步隊各千餘名。馬隊由南路繞出馬頭一帶。彼進亦  
進。彼退亦退。有機可乘。即行抄擊。步隊由北路繞出夷營附近  
之處。遙為聲勢。夜間施放槍礮。或舉號火以惑其心。使夷人徹  
夜不能安眠。僅欲進來。則有河阻隔。兵心亦壯。如兵力不敷。可  
向僧格林沁商撥。本日並諭知僧格林沁。瑞麟遵辦矣。正在寄  
諭間。據軍機大臣呈遞勝保信函。業已覽悉。所請委員薪水。著  
歸瑞麟糧臺支領。至嚴守通州。復派馬隊截勒之處。即著責成  
瑞麟。勝保嚴兵以禦。若該夷並無覆僧格林沁照會。即行督兵  
前進。惟有與之決戰耳。

人

諭軍機大臣。呈遞勝保信。知前路接仗。夫科。大營退。八里橋。勝保已受重傷。撫局難成。戴垣。穆。陰。辦理不善。已撤去。欽差大臣。現派恭親王。奕訢。前往督辦和局。本日明發諭旨一道。僧格。林沁。即宣示。奕人。並豎立白旗。令其停兵待撫。恭親王。奕訢。未便與奕人相見。候其派委議撫之人。或臣祺。或藍蔚。愛等。到後。再與面議。該大臣等。仍當嚴陣以待。堵其北犯。務須阻遏。免鋒。以顧大局。是為至要。發去照會二件。即派員。待交。映。碑。二首。可也。

欽差大臣恭親王。為照會事。現因怡親王。戴。兵部尚書。穆。辦理不善。已奉。

旨撤去欽差大臣本親王奉

命授為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即派恆祺。蓋蔚。愛等前往面議和局。貴大臣暫息干戈。以敦和好。為此照會。

給英。哈喇。喇。喇。照會。

為照會事。照得本爵一介武夫。不學無文。然忠君愛民。尚堪自許。而天下士庶紳商。共知我心。八年之役。原係大學士桂等與貴大臣議妥條款。定於九年換約。

大皇帝原無更改。雖時因我海面不靖。是以設防。但係防中國之海盜。並非攔阻貴國換約。本爵出都之時。面奉

諭旨。英。佛。二國既經和好。遇事無不可商辦。船隻到來。可告以由。

北塘進京。公使到來。知我國多事之秋。且係和好無嫌。必肯由北塘行走。不料貴國公使。未曉此意。堅執不從。必欲船進大沽。商酌未定。即向我決裂。是九年之役。是非曲直。自有公論。不待再辯。本年貴大臣之來。中國仍欲以禮相待。乃貴大臣一味恃強。不容商辦。兵隊由海口天津。以至河西務一帶。本爵仰體

上天好生之德。節節退讓。並未抄襲。在貴大臣亦當知足。亦當滿意。且亦極為體面。至我兩國原無深讐大恨。無論如何用兵。終歸和好。至貴國所不甘者。無非前者聽督大吏辦理不善。以至下情不能上達。設使當日本爵與貴國公使辦

理此事。斷不使中間稍有開塞。然已往之事。亦不必論。前因大學士桂。未能仰體。

聖意。是以

大皇帝特派怡親王載。軍機大臣穆。出京與貴大臣商辦換約事宜。至怡親王之為人。公忠體國。信義自勵。人品學業。出於本爵之上。與貴國吧通事會晤二次。相談甚洽。至本爵大兵。原在張家灣以南。駐劄怡親王與吧通事議定。貴國駐兵張家灣以南。商准本爵。移兵於張家灣以北。業經怡親王。給與貴國照會。兩國士卒咸知和議以成。詎意初三日。吧通事復人來遞。所說之事。與前次所論。多有不符。經怡

親王再三理勸。堅執不從。並稱即時起兵。前來決戰。本爵聞信之下。派撥馬步官兵無多。存張家灣以南五里之內。暫紇。攔阻貴國大隊。暫緩前進。乃貴國進行開仗。我兵非不能敵。因恐有傷和好。是以再行退讓。至吧通事等。於兩軍相待之際。馳馬闖進隊伍。將士因恐損傷。是以攔回。本爵業派員送往京城。女為款待。並看視貴國大臣。將來進京時居住房屋。並理於收隊後。與貴國送回數名。當必收到。至現在貴大臣之意。究竟如何。如欲決戰。本爵馬步官兵。勇氣未消。仍能拚死一戰。且

京都咫尺。大兵雲集。以眾寡而論。貴國未必即能得初。官兵

密邇家鄉亦必致元決戰彼此多有損傷實非本爵及貴大臣與國家辦事之本心。僅貴大臣仍敦舊好。請願息兵。前議各條悉如定約。毫無增減。即望紮隊於通州以南酌帶隨從。在通州城內各任。本爵即請

欽差大臣怡親王。高書穆出京。在八里橋通州之間擇地會晤。庶和議早成。彼此軍民得以休息。從此億萬斯年永敦和好。本爵職司主戰。和局應不與聞。因現在彼此隔膜。是以轉達。仍望迅即照覆。並希轉致佛國公使。未按照覆以前。如貴國兵隊越通州。本爵惟有督兵決戰。須至照會者。

光祿寺少卿焦祐瀛。翰林院侍講學士張之萬。山西道御

史陳鴻翔奏竊臣等於初五日申刻接怡親王戴垣等函  
並初四日寄

諭一遵業將辦理情形於初六日丑刻馳奏在案旋於寅刻欽奉  
諭旨知官兵獲勝已頃惟業已就擒

飭令臣等乘此聲威激勵圖勇一湧而前痛加勦洗等因欽此伏  
思喫首已頃惟為該夷謀主桀驁狡獪最堪痛恨今被官  
軍擒獲實足以寒賊膽而快人心臣等已出示曉諭津民  
有能擒斬該國兵頭焚燒船隻者立予重賞並奏請優加  
官職被脅內地民人如能殺賊來歸亦寬其既往一體給  
予重賞並密諭知府石贊清紳士張錦文等督率團勇明



攻暗襲將津郡夷人設法勒戰並燒其河內船隻使北犯  
之是奉顧後器自不能公然前進僧格林沁扼其前天津  
兵勇截其後再得勝保帶兵馳至蓆村楊村一帶擊其腰  
顧則衷心慌亂當不難一鼓殲除

硃批知道了汝等辦理機宜惟有激勵眾心以牽制該夷現在只  
有戰之一端斷不准仍存通設雖有軍營或他處知照亦無恤  
顧忘務期事在必成將來可望轉圜時自有硃筆改定寄諭為  
憑以期爾等志果心堅

焦祐瀛等又奏竊臣恆福臣寬惠於初五日馳抵靜海見  
臣焦祐瀛等知已募津勇五百名分赴楊村一帶地方正

會商間。適接怡親王戴垣等信云。內稱初四日早。吧逆欲令僧格林沁撤防。情形桀驁。捐其所請。眾竄而去。刻下張家灣業已開仗。令臣等截其後路。或焚燒船隻等語。臣等見信後。憤恨填胸。一面密札著天津鎮總兵冷慶。大沽協副將徐廷楷。將各營官兵調齊北上。截其後路。令知府石贊清傳集民團。徧行曉諭。奮力勦殺。臣焦祐瀛等。密令所募之勇。設法焚其船隻。痛加勦洗。使該逆首尾不能相顧。續募之勇。將及千名。已飭赴武清縣之王慶圯一帶。該處距津三十餘里。距楊村四五十里。均可兼顧。臣恆福復調督標官兵五百名。星速前來。以資調遣。臣等布置稍定。擬

即同赴王慶坨相機進剿。惟臣等兵勇之加究屬單薄。可  
否

敕令勝保酌帶官兵數千名由通曉赴南路會同臣等兵勇橫截  
該夷中路必能得手。

焦祐瀛等又奏。夷人前在廣東種種橫恣。即吧噶噠為之  
主謀。此次夷船駛入大沽海河後由津至通。恃強扶制肆  
意狂悖。實屬罪惡貫盈。神人共憤。今被官軍擒獲。該夷已  
失所恃。惟是情說謊。或求放還。吧噶噠則退兵就撫。若誤  
信其言。譬如虎兇出柙。不可再制。伏願我

皇上乾剛獨斷。立將吧噶噠極刑處死。以絕後患。

殊此是拙惟尚可稍緩數日耳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吧嘎禮就擒僧格林沁與夷開仗獲勝。當已諭知恆福等。激勵民團。截其後路矣。此旨是否接到。其紳士張錦文等。暗中布置。究竟如何。能否乘勢明攻暗襲。現在夷人大股屯聚李兒寺。前敵馬隊數百。屯聚郭家墳。僧格林沁等。連剗八里橋。勝保亦已帶兵繼進。夷性多疑。所以遲遲未進。自因知我有備。不敢直前。且吧嘎禮巨寇就擒。其中必餒。然時來窺伺。仍欲逐步漸圖前進。本日據恆福奏。天津民團已募千名。該督又調督標兵五百名。著即密為調遣。不分晝夜。乘虛搗襲。或設疑驚擾。為互肆以疲多方以誤之計。俾夷有所牽制。其前路自

不敢徑行直前。並可使津民一面聲言。如該夷前路再行北犯。我津民必從後盡力攻勦。一面使該處紳士。如辛榮等人。向該夷轉說。爾等在通所求各款。已經欽差王大臣等允許。乃因吧項禮肆行狂悖。遽然開仗。以致和議不成。誤我商民海口生理。爾等如將兵退回天津。則我等閭閻百姓。必能懇求欽差王大。臣等照舊相待。如仍欲前進。與官兵接仗。則津民在汝軍之後。斷不相容。恐眾怒難犯。非爾等之利也。若該夷仍前狂悖。即激勦兵民。從後牽制夷兵。務令首尾不能相顧。是為至要。

署戶部右侍郎內閣學士袁希祖奏。竊臣聞僧格林沁擒獲夷酋多名解京。復恭攢

上諭諄諄布告中外仰見

皇上德威並用一朝之間層功立奏允宜

皇上臨御千門獻俘

闕下以伸

國法而快人心並請

飭下僧格林沁乘勝進逼大沽焚燬其船隻將餘醜悉數殲除樹

威海溼以為長治久安之計或者謂自古平夷之策以服

其心為上日竊以為今日之時勢獨不然古者夷志多遠

在邊陲每因鞭長莫及只得用術竊縻今天津近在

畿輔若容其設立馬頭通商無忌將來頻年設防不但耗費

餉餉久而難繼而吏情反覆和議無常是自於肘腋之間  
留一心腹之患大不可也前年廣東之役湯葉名環內柏  
音狂悖之行輕視

天朝至於斯極而

上諭猶望該吏醒悟悔罪輸誠似有網開一面之意仰見

皇上寬大之仁而臣以為輕縱放還不特上無以慰

列聖之靈而下何以對死事之臣且僧格林沁擒之

皇上縱之萬一逆跋復張其蒙古之兵安肯再為用命耶夫英吏

之為中國患非一日矣道光年間李鴻賓將香港讓與英

人之後夫勢漸張臣聞廣督林則徐曾將英酋義律伯麥

擒獲後鯉琦善者善平鑑善言撫夷甘心遣放以至鎮  
江定海等處先後失守以中國二十一百萬之帑藏厚資  
敵計遂至貽患今日

宣宗成皇帝每以此為深憾該夷二十年來藐視我中國無人得  
寸則尺今竟敢以四五千眾橫擾通州若非天奪之魄經  
僧格林沁將夷首擒獲

京畿重地實偏處此思之可為寒心以臣深思熟計總不如  
立正典刑拔去禍根之善也或又謂逆夷有四國之眾今  
擬予駢誅恐將來四國勾聯兵爭不息從此邊釁大開不  
可不慮此不知夷人之情者也臣上年差旋回籍族中人



多有在上海貿易者。臣與論夷事三四晝夜。深得夷情。英  
夷強而不富。以大輪船隻為長技。槍礮機關靈動。確然難  
犯。然通商者一起。用兵者又一起。各不相謀。英夷頻年用  
兵之費。全資商力。加以內奸恣恣。告以中國苦兵。乘機尋  
釁。又慮己力不足。勾聯四國。狼狽為奸。其敢於如此狂悖  
者。皆外間封疆大吏。因夷稅出息不少。貪其利而縱容之。  
乃至養成今日。其實中國百貨。皆外洋所必需者。不但大  
黃茶葉。有關夷人之性命。若真閉關不與通商。此通商之  
夷人。必與用兵之夷人。尋鬪不已。而我中國夷稅之利。自  
在也。臣又聞廣東人之言曰。去年英夷受創之後。氣已不

振○今○千○料○來○津○眾○皆○不○願○脅○之○以○威○竟○有○至○死○不○肯○來○者○是○以○募○廣○東○之○潮○勇○糾○登○州○之○土○匪○湊○集○三○五○十○人○妄○肆○鴟○張○下○此○孤○注○今○竟○將○其○首○逆○擒○獲○眾○心○立○見○解○體○矣○且○臣○聞○夷○人○之○大○輪○船○其○成○本○甚○重○大○者○值○二○百○萬○金○小○者○值○百○萬○金○當○此○夷○人○無○主○之○時○眾○心○必○亂○經○皇○上○已○懸○重○賞○其○海○口○亡○命○必○有○能○以○計○毀○之○者○請

旨○飭○下○僧○格○林○沁○移○營○前○進○將○賞○格○刊○布○天○津○所○有○賞○銀○即○由○僧○格○林○沁○大○營○領○給○為○此○時○第○一○要○著○若○能○使○其○片○輪○不○返○就○令○夷○人○十○年○生○聚○十○年○訓○練○亦○力○有○不○給○此○一○勞○永○逸○之○計○也○此○事○關○緊

國家安危甚大。以臣一人之見。謹就利害所能知者言之。尤

願請

皇上飭下王大臣暨六部九卿會議。各行所見。以期折衷於一計。出萬全。早定。

廟謨。不得如前之議和議戰。節節耽延。有誤事機。此誠在皇上當度立斷。決之於早也。

工科給事中何璟奏。竊臣伏請切四日。

上諭。愆數逆夷狂悖無狀。蒙

聖主如天之德。寬大含宏。而彼甘外生成。益形恣肆。竟欲陳兵擁眾。入我邦畿。迨准其議和。猶收送兇。進逼通州。稱欲帶兵。

八見

皇上○此其茂知禮義○種種刁狂○凡在臣民○無不髮指○

皇上赫然震怒○嚴飭統兵大臣等○帶領馬步諸軍○與之決戰○並剴

切

申諭○兵民齊心盡力○仰見我

皇上恩威並濟○有大不得已之心○亦實萬不容己之舉○竊聞是日  
欽差王大臣等○擒獲夷酋九名○送交刑部○此皆仰賴

宗

社靈長○

天威震疊○而亦該逆罪惡貫盈之日也○查逆夷此番肆擾○不過招

集無賴。裹脅奸宄。擄掠民人。烏合鳩張。為詭注一擲之計。其發難首禍夷首中之最刁黠最桀驁者。莫如吧嘔。噶。安嗎二人。其反覆詭詐。陰賊險狠。久已著名。即該國安分貿易。及各國貿易之夷。亦恨此二人。人骨。因其縱焚粵省城外民居。延燒十三行夷館。其蘆貨悉成灰燼。故也。上年破粵省擄葉名琛。脅柏青。皆二人之謀。從前驕惡已盈。今日自投法網。國神人之共憤。亦天地所不容。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應請

皇上飭刑部訊明此九人。果係狂悖夷首。立即梟示。以快人心。萬

皇上體

上天仁愛之心。不忍並加誅戮。亦必留頤。噶哈等為質。而斬吧噶。噶噶。噶噶。以絕將來反覆尋釁之根。僅或縱虎還山。為禍無已。道光辛丑年間。林則徐督辦廣東火務。檢其首長義律伯額。夷不敢動。時善縱之。二人駛帶夷船攻省。安索骨和。變本加厲。以至於今。可為前車之鑒。且該夷首膽欲帶兵入見。

皇上實則包藏禍心。若非官兵勒擒。早已震驚。

宮闕此時

天以戎首授中國。

皇上得不恭行

天罰乎。或謂殲此諸酋。恐其堅心報復。不如留以脅制。俾其歸命。役誠不知其帥就擒。其兵逞憤不勝。勢將餒潰。且我斬其首禍者以懼之。而留其酋長以脅之。彼有所畏。復有所忌。必將戢其狂逞。薰凌之氣。而不敢仍首兇橫。抑臣更有請者。

皇上既飭僧格林沁等乘機進剿。又飭各海口一律閉關。亦當令各海口之力能制夷者。一律攻勦。應請

飛飭廣東官紳迅督率兵團。收復省城。直搗香港。以伸十餘年侵凌中國之憤。其餘海口。如山東烟台。奉天牛莊等處。力尚

可以制夷亦令同時決戰俾其奔命分救以紓  
幾輔之急且寒逆虜之心昔

宣宗成皇帝遺詔至欲不附

廟不配

天皆為笑夷之故

皇上若能大伸天討俾之屈服輸誠庶上可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下可以繫中外臣民之望即東南逆匪聞之亦必

動魄驚心不敢覬覦北向此事機之不可再失者也伏願

宸衷獨斷

酌奪施行



宗

社幸甚。天下幸甚。

山西道御史朱潮奏竊嘆夷以海外小邦狡焉思逞逆情  
巨測悍戾異常

皇上知其不可復容。絕和決戰。

天威赫怒。中外奮興。凡在士民。罔不勇氣百倍。臣日夜籌思。破夷  
之策。及得諸訪聞者。謹為我

皇上陳之。

一夫船。亟宜來聞。焚燒也。嘆夷多屯聚天津海口之船。其  
守兵必少。若遲輕捷之兵。多備大炬。由偏僻小路繞越疾

行。及泊船處所。拋擲火種。一船被火。即延燒數十百船。無路奔竄矣。

一夷船可擊破令沈也。沿海之人。熟諳水性。南方有能踏水而行。可三五日潛伏水底者。天津人亦當習此。暮令攜帶椎鑿。入水破其船底。則頃刻立沈。臣聞道光年間。粵東接仗獲勝。即用此法。

一內地宜多設伏兵也。夷人所恃者礮。礮能打直。不能打橫。我軍於林木深密。汊港紛歧之處。節節設伏。愈多愈妙。接仗時用棚腰橫截之法。彼首尾不能兼顧。運移礮位。亦重笨需時。我軍旁穿側出。即中礮傷。亦無多損。且聞其前

隊多係潮勇。我橫攻其腰。則所殺者皆夷族矣。

一攻夷尤宜於昏夜也。聞夫人至夜兩目不眇。性復如家善睡。我軍於二三更時以疑兵鼓噪而前。彼夢中驚醒。目不辨物。必至暗中踐踏。自相斫殺。道光年間浙人多雇刺客。搆取夷首。由其善睡也。且彼兵無多。疲於宵攻。必倦於晝戰。此乘其所短之策。

一誘夷宜多設陷阱也。聞夫人兩足長而脰直。不能屈曲自如。我軍掘挖陷阱。正不必過深。易於為加。覆以蘆蓆。薄蓋浮泥。接仗時誘令馳逐。但使顛躓。即為我俘囚。亦乘其所短之策。

一馬隊可以計破也。夷人素不能騎馬。近則居然成隊。皆  
漢奸教之。但舍舟而陸。究未必盡罄控之能。擬用撓鉤絆  
其馬足。如宋岳飛以麻扎刀破拐子馬。可一倣而行之。  
一夷匪宜亟斷其接濟也。上海廣東等處。夷多占住。彼一  
聞警信。難保無救援之師。駕浪疾來。宜嚴扼各海口。多派  
簡練水師。極力堵截。儻有疏虞。惟各該督撫是問。臣聞廣  
東民團殺夷尤勇。協力同心。聲威益壯。當迅就殄滅矣。  
一堅守以老其師。亦足以困夷也。聞夷人性畏寒。朔風凜  
冽。不耐久居。向來各處滋擾。多在夏秋。其明證也。孤軍深  
入。一遭挫敗。風色不順。無計揚帆。我老其師。俟其南竄而

出奇擊之。預知會登州各鎮水師併力夾擊。可制全勝矣。  
一服夾在此舉。當實令其震懾也。英夷惡貫已滿。覆載難容。小德創之。可數載相安。大勦洗之。可百年無事。有謂恐其報復者。不知去國萬里。盡滋醜類。膽落心寒。一蹶豈能復振乎。彼若悔罪投誠。先責令將漢奸盡數獻出。歸我誅戮。無許一名容匿。將來漢奸亦是為他用。斯正本清源之道矣。

以上九條。臣不敢泛襲兵家常言。逆料夷情。博採輿論。冀於現在行軍方略。可備採擇。伏乞

皇上聖鑒。

善辨吏務始末卷之六十二